



清华飞班的 “同”与“不同”

■ 李恺文 陈于蓝

自2011年开始，清华大学与空军、海军联合招收培养“双学籍”飞行学员。飞行学员在清华完成大一至大三的学业，大四回到空军航空大学或海军航空大学继续培养。2019年，清华和空军联合招收了第一批女飞行学员。

人们了解飞行员，往往是惊叹于他们遨游天际的帅气身影。而这次，我们更关注他们由青涩向成熟迈进的脚步。

早上6点10分，紫荆操场上的路灯还没有熄灭，就可以听到一群人整齐的脚步声。他们排成纵队，步伐一致地向前跑去，前面是两队男生，后面是五个女生。

5圈过后，紧凑的队形没有改变。6点40分，当宿舍楼后逐渐透出片片晨曦，他们静悄悄地收队离开，消失在了六号楼的拐角。

园子里的人们亲切地称他们“飞班”。他们有时身着一身亮眼潇洒的蓝色军装，迈着整齐的步伐；有时则是一身干净利落的作训服，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更多的时候，他们出没在清华的每一栋教学楼，融入在学堂路熙攘的车流中。

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将飞向蓝天；而现在，他们在清华，向未来一步步靠近。

在清华的“同”与“不同”

早上6点起床，6点10分集合出操，半个多小时的早操结束后吃早饭、整理内务。8点之前所有人都要离开宿舍楼去上课或自习。中午可以回宿舍午睡，下午没有课的同学也要在3点前离开宿舍。晚上有统一安排的晚自习或习题课，9点下课后加练，10点回宿舍换军装点名，10点半熄灯休息。这张安排紧密的计划表，是飞班学员的日常。

张文玉是今年清华和空军的5位首批联合培养的女飞行学员之一。穿着样式简单黑色的套头

卫衣，留着蓬松的短发，平时喜欢画画、文学，也喜欢自己写写日记。

临近期中考试，和大多数大一的同学一样，微积分、线性代数和工程制图三门主课让比较“偏文”的张文玉有些抓狂，她念叨着“工图，工图！天哪，我已经听不懂了，太可怕了”。

在完成清华学习任务的同时，他们还要接受额外的体能训练。航空体育课是飞班的重要科目之一。对张文玉来说，体能上的压力还是不小的，“我们每周三的航体课特别痛苦，变速跑男生10圈女生8圈，有时候会掉队，跟不上大家”。

除了跑步，对于女生来说，更具挑战性的还有“吊杠”。男生的引体向上是以个数论成绩，女生的吊杠是以动作维持的时间来论。在清华三年的练习结束之后，吊杠时间需要达到42秒才算及格。晚上九点多下课，女生们经常去操场加练，“我一开始根本吊不起来，现在慢慢可以吊20多秒了”，张文玉说。

与开始训练仅两个月的张文玉不同，步入大三的刘旭东和高小铠面临的是一年后的毕业体能考核。“因为我体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肯定要自

己加练。”其实在大学之前，刘旭东不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慢慢开始觉得运动也挺好的了”。前几日测完3000米，刘旭东在朋友圈感慨“11分50秒之后的只剩八个人了，要加油跟上兄弟们的脚步”。

长跑考察体能，而“小五项”则是考察综合素质。20公斤杠铃弯举30个、深蹲30个、仰卧举腿30次、跳绳40次、50米直跑+绕杆跑回+直跑，总时间2分10秒才算优秀。

训练远不止周一到周五。每周六周日早上，他们要迎接一个小时起底的“大操”。七点集合，训练内容以心肺为主。“狠一点的就是绕学校10公里，或者西操25圈。最狠的一次一口气跑了16公里。”

学期之外，他们没有暑假，而是离开清华大学回到空航大和海航大的基地进行训练，完成在清华学业以外的专业性项目。

高小铠是空军飞行学员，这个暑假刚回基地进行了800米跳伞训练。这个留着短短寸头、带着湖南口音、说话干脆利落的男生形容自己“像空中的一朵小云，悬浮在空中”。他说自己第一



航75班全员合影



高小铠正在进行跳伞训练

次跳伞时特别紧张，生怕出事，只顾着操纵降落伞落到降落区，“第二次就好多了，四处看看，祖国大好河山啊！”

而身为海军飞行学员的刘旭东暑假跟舰航行了十余天，完成绘制航海图的学习。一张航海图基本要花费三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期间需要在船上上下下跑动，在甲板上观察位置，再进行一系列的计算，并回到教室画图。“我考前的一次小测拿了零分”，刘旭东想起这事就觉得尴尬，“航海图不让改也不让擦，我把‘1’描成‘2’，老师就直接给了零分”。

“我们是清华起得最早的一群人，也是跑步最多的一群人……”当被问到和园子里其他同学区别的时候，高小铠回答，“我们是飞行员，是现役军人”。从表面来说，区别在于“暑假不能回家，不能去晚上的社工聚餐因为每晚10点点名，聊到保研话题因为不了解而插不上话……”，实

质的区别在于军人的内心。

每一位飞班学员都和其他清华人一样，有清华的内在气质和精神。航院联合培养飞行学院项目主任陈海昕说：“我们（培养）的原则是提供原汁原味的清华方案。”在清华，飞行学员们除了可以学习相关知识，学校还针对性地举办讲座和组织参观、交流活动。

在这里，他们和其他同学“同”且“不同”：不同的是他们有属于飞行员的独特成长历程，同的是他们和清华园里所有的同学一样上课、下课，参加有趣的社工活动，活跃在学校的各个领域，全方面地融入清华。他们一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坚持行胜于言。进入清华，就意味着这些话将牢牢记在心里、融入血液里。陈主任说许多离校多年的学员经常通过微信请教航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坚持终身学习。“他们学习能力强、工作上手快，这与他们在清华的学习训练密不可分。”

飞行初体验

在进入飞班之前，每一位学员都通过了严格的体检与遴选。除了视力等身体状况的检查，“检飞”是筛选天赋优秀的飞行员的重要环节。

“我们被培训两周，学习各种仪表盘（操作）还有背起落航线。光是航线就有30多条！”刘旭东和高小铠拿手机当做飞机，重现当时的场景：考试分为起落和空域。“起落就是按照一定航线飞七八圈，有起飞有降落；空域就是在空中画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做倾斜、盘旋、横滚、拉筋斗、失速螺旋等特技，主要看你的承受能力。”

“失速螺旋最恐怖了，向上翻转到最高点的时候把发动机关了，飞机就已经有‘当当当’那种声音了，然后‘呜’的一下掉下来。”两年

前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刘旭东用手在空中来回比划着，“还有拉筋斗，第一次经历那么大的载荷，当时我怎么都睁不开眼睛”。

考核所用的飞机是教练机初教六，这种五六十年代的螺旋桨飞机全靠手动操作，并且前后联动，即后舱教练的操作和前舱学员的操作完全同步。“教练生气的时候会左右拨动两腿间的操纵杆，坐在前面的学员也被啪啪打腿，打得都青了。”

张文玉刚刚完成考核，“我是强撑下来的，下来就吐了”。

还不太适应飞机剧烈摇晃的她遇到的是一个特别欣赏大胆泼辣姑娘的师傅，每当张文玉小心翼翼地倾斜飞机时，师傅都会使劲晃一下操纵杆，让她大胆一点，“然后我整个人就不好了”，她边说边做了个“晕”的动作。

不过熬过第一次之后，她便渐入佳境，“飞得很高，在云层里穿梭”，张文玉语气中有藏不住的笑意。

军训教官

或许少有人注意：在每年军训最后的分列式上，国旗仪仗队后总有一个特殊的方阵——每年的飞班新生。而除了飞班新生，大三的飞班学员从2018年开始也渐渐参与到军训教官的工作中。

早在今年九字班入学前8天，刘旭东和高小铠就开始为这次军训做准备了。训练内容主要是加强自身素质，站军姿齐步正步走、背一些教学法等

等。不管是军体拳、擒敌拳，还是匕首操，飞班的教官都要先自己学会再去教学生。

刘旭东是今年美术学院二十三连四排的排长，连队练习的擒敌拳是他“现学的”。“说起来怪不好意思的：擒敌拳只有武警会，他们只来教过一次，教完只有我学会了。后来别的教官教着教着就跑来问我。”

高小铠是经管学院十五连四排排长，这不是他第一次带新，大二他在清华带飞班学弟，大二暑假在空航大基地带新兵，这次带九字班军训。

对于这次教官经历，高小铠形容自己前一秒是随和亲切的高排长，后一秒立刻化身软硬兼施的严厉中队长。俯卧撑、靠墙蹲、深蹲，加练过后再谈心，“我得去磨他们的性子，让他们意识到军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刘旭东在给学生示范动作



飞班清晨出操

飞行员的身份认同

有句话说，飞行员的身价等于他的体重乘以黄金的价格。飞行员这条路有鲜花与掌声，也有残酷。人们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好像都忘记了在进入飞班成为军人之前，他们也只不过是普通的高中生而已。在身份转变带来的不适与迷茫中，他们也在完成着找寻自己的过程。

张文玉对当飞行员关注得很早，初中时她就想考航空班，“（那时）除了性别要求，我一条一条的对照，发现自己还挺符合条件的，结果只招男生”。

作为清华招收的第一批女飞行员之一，从考上飞班开始，张文玉便接连不断地受到各方关注。“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在发关于你的朋友圈，朋友们只要看到就会私信我，感觉突然之间就被捧起来了的感觉”。

她的母校山东省泰安一中在建校120年里出了三位女飞行员。第一位是第三批（1965）的岳喜翠将军，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将军；第二位是第六批（1989）的刘文力大校，成绩优秀功勋累累，并在克服癌症病魔后重返蓝天。有两位优秀的学



清华与空军第一批联合培养的五位女飞行学员

姐在前，周围人对张文玉也有很高的期待。

在空航大基地训练的时候，教官告诉她们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中国女飞。“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代表一个群体，事情做不好是给中国女飞抹黑。”“累的时候、苦的时候也会想，如果我没来飞班，我可以不用承受这些。”但穿上军装走在路上，以及看到大家在听说她是飞班学员时羡慕与欣赏的眼神时，张文玉“又觉得很自豪，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与张文玉不同，刘旭东在高三之前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当招飞人员到学校做宣传动员的时候，他才开始去了解一些东西。抱着争取一下、看能否成功的心态，刘旭东在初检、复检和定选中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海军招飞的前四名（飞行分数），被清华飞班录取。

“想着争取一下，结果争取、争取就一直到最后了”，他笑了笑，伸手抓了抓短短的头，发，“飞行确实挺酷的，我很喜欢！感觉自己天赋也还可以吧。”

同班的空军飞行学员高小铠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是海军炮手。不过真正使他对飞行员感



女飞们在晚上进行吊杠加练

兴趣的是纪录片《极限玩家》。“有一集讲的是翼装飞行，我当时看完就想，我以后要是‘玩’这个就好了。”

满怀期待地走入航大、走入清华，等待这些天赋出众少年的，是严格的管理和对未来的迷茫。好像一切都被安排好了，上课、训练、自习，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没有社团之类的课外活动；好像根本不用担心未来，毕了业就有工作……熬过严格而艰难的时光，回想起大一，他们开始认识到那些严格的要求并不过分，只是当时自己接触的东西太少；那些苦累封闭的日子看似与未来无关，“其实我们一直在跟未来越走越近”。

在与新生交流的“生活小岛”活动中，高小铠会提上两大包零食往学弟们的中厅里一放，与他们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帮助他们早日走出迷茫。“只要我去和他们聊天，我就尽量地引导他们理解，虽然当时并没什么人跟我说过这些。”

褪去军人的光环，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历过或者正经历着对自我的找寻。或许一直缓慢前进、或许也曾走过弯路，而当他们明白这一切的意义，



飞班学员们集体自习

对自己愈发认同的时候，他们的飞行生涯才真正开始。

来到飞班一年后，高小铠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走上这条路已经一年了，从充满希望到一度失望，再从极度绝望到坦然面对，哭过也笑过。一度磕磕绊绊，兜兜转转，不说不后悔，至少不遗憾。之后还要面对很多，虽说没有凌云的壮志，但也自有一套信仰，很多事尝试去做好，也应该会变好。”

正如航空大学的一块牌子上所写，“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当初，他们从万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全国的千分之一，成为了清华园的几十分之一。未来，困难并不会变少，他们也随时随地面临筛选和淘汰，选拔最优秀的飞行员的考验将一直继续。

“清华就像一场梦境，梦醒之后还要前行”，这是飞班 2015 级学员在改编歌曲《致自己》中唱到的。在飞向蓝天的前一夜，他们在这个梦中如此特别、也如此真实地存在着。✎

(本文转载自“清华小五爷园”微信公号，
本刊有编辑、删节。)